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六

起重光大荒落盡
旃蒙作噩凡五年

孝獻皇帝已

建安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曹操就穀於安

民 據水經東平壽張縣西界有安民亭亭在濟水東亭
北對安民山洪氏隸釋曰濟水逕須句城西水西有

安民山趙明誠金石錄曰按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
地理志須句城即今中都縣

劉表

間古菟翻

荀彧曰紹既新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

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

事去矣操乃止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袁紹倉亭軍破

之

紹蓋遣軍屯倉亭津

秋九月操還許

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

奔劉表龔都等皆散

備合龔都事見上卷上年

表聞備至自出郊迎

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

水經注新野縣在安衆縣東南

備在

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

平常身不離鞍

坐徂臥翻離力智翻

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

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史言備志氣不

衰所以能成三分之業復扶又翻

曹操遣夏侯淵張遼圍昌豨於東

海

豨叛操事見上卷三年豨許豈翻又音希

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

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

行下孟翻屬之欲翻

又其射

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

射而亦翻挑徒

了儻可誘也

儻或然之辭誘音酉

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

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

受大賞

為于偽翻

豨乃許降

降戶江翻

遼遂單身上三公山

上時掌翻

入稀家拜妻子稀歡喜隨遼詣操操遣稀還趙韙圍

劉璋於成都東州人恐見誅滅相與力戰韙遂敗退追

至江州

賢曰江州縣屬巴郡今渝州巴縣

殺之

趙韙隨劉焉入蜀將以圖富貴而卒以殺身行

險以微幸不如龐羲懼遣吏程祁宣旨於其父漢昌令

畿

漢昌縣屬巴郡漢末分宕渠置

索賓兵

索山客翻賓祖宗翻

畿曰郡合部曲本

不為亂縱有讒諛要在盡誠若遂懷異志不敢聞命義

更使祁說之畿曰我受牧恩當為盡節

說輸芮翻為于偽翻

汝為

郡吏自宜效力

謂父子當各盡節於所事也

不義之事有死不為義

怒使人謂畿曰不從太守禍將及家畿曰樂羊食子非

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

樂羊注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十二年

今雖羹祁

以賜畿畿啜之矣義乃厚謝於璋璋擢畿為江陽太守

劉璋分捷為為江陽郡宋白曰瀘州之瀘川江安縣本江陽地

朝廷聞益州亂以五官

中郎將牛亶為益州刺史徵璋為卿不至

卿九卿也

張魯以

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

首式救翻

為之請禱實無益於

治病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

治直之翻原赦也

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

魯以鬼道教民其來學者初名為鬼

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
衆長知兩翻治直吏翻

民夷便樂之

樂音洛

流移寄在

其地者不敢不奉其道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

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

泰山松書曰建安二十年分漢

中之安陽置漢寧郡

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

魯為漢寧王功曹巴西閭圃諫曰

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韙分巴為二郡

欲得巴舊名以墊江為治安漢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分巴以永寧為巴東郡墊江為巴郡閬中為巴

西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

則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執足斬斷

斷丁亂翻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

七年春正月曹操軍譙

譙縣屬沛國
操之鄉里

遂至浚儀治睢陽

渠浚儀縣屬陳留郡睢水於此縣首受荥蕩渠水
東過睢陽縣故謂之睢陽渠睢音雖治直之翻遣使

以太牢祀橋玄

玄識操於微
時故祀之

進軍官渡

袁紹自軍敗

慙憤發病嘔血夏五月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

劉氏愛尚數稱於紹

數所
角翻

紹欲以為後而未顯言之乃

以譚繼兄後

紹本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成蓋先
有子死而紹後之紹欲廢譚立尚故以譚

繼兄
後

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

沮子
余翻

世稱萬人逐兔一

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

慎子曰兔走於街百人逐之貪心俱存人莫之非者

以免為未定分也積兔在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分扶問翻

譚長子當為

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

譚尚之爭沮授固知紹曰之矣長知兩翻下同

紹曰

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為幽

州刺史

中讀曰仲

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

此皆前事史因紹死而譚尚爭書之

以先

逢紀審配素為譚所疾

逢皮江翻

辛評郭圖皆附於譚

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

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

車騎將軍

袁紹初起兵自稱車騎將軍故譚亦稱之

屯黎陽尚少與之兵

詩少

詔翻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

逢紀秋九月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留審配守

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

數所角翻

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

東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

使疏吏翻

騰等陰許之援

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

絳縣屬河東郡春秋晉所都也

援

攻之急城將潰父老與援約不害逵乃降

降戶江翻

援許之

援欲使達為將

將即亮翻

以兵劫之達不動左右引達使叩

頭達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

達郡吏非長吏也以守絳故自

謂縣長吏為于偽翻

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絳吏民間將

殺達皆棄城呼曰

呼火故翻

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乃囚

於壺關著土窖中

壺關縣屬上黨郡著陟略翻窖居效翻掘地以藏粟之所

蓋以車

輪達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使義士死此中乎有

祝公道者適聞其言乃夜往盜引出達折械遣去不語

其姓名

語牛倨翻

曹操使司隸校尉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

平陽縣屬河東郡時
南單于呼厨泉居之
未拔而援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

既說馬騰

新豐縣屬京兆太守說輸芮翻

為言利害

為于偽翻

騰疑未決傳

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

新城三老董公之言

曹

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

治直

史翻袁氏恃其彊大背弃王命

背蒲妹翻

驅胡虜以陵中國可

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陰懷兩端

謂既附曹公又與袁氏通也

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
首矣於是騰懼幹因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

相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

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

謂河東之

兵擊之於內而馬騰之兵擊之於外也

其執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

臂

斷丁管翻

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

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將以郭援
衆盛欲釋平陽去鍾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
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弃而去示之以
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

先自敗也

言若退師避援則關中諸將必叛雖欲歸司隸治所亦不得而至也

且援剛愎

好勝必易吾軍

易輕也愎平逼翻好呼到翻易以豉翻

若渡汾為營

水經注汾

水南過平陽縣東

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

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戰罷衆人皆言援

死而不得其首援繇之甥也晚後馬超校尉南安龐德

於鞬中出一頭

秦川記曰靈帝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領獮道新興中陶三繇鞬居言翻

盛弓矢器繇見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

何謝之有南單于遂降

降戶江翻傳曰高幹及單于皆降非也考異曰魏志張既

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

葉縣屬南陽郡春秋楚葉公子高之邑也葉之涉翻

曹

操遣夏侯惇于禁等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等追之裨

將軍鉅鹿李典曰

裨將軍在偏將軍之下裨頻彌翻

賊無故退疑必有

伏南道窄狹

窄側格翻

草木深不可追也惇等不聽使典留

守而追之果入伏裏兵大敗典往救之備乃退曹操

下書責孫權任子

任質任也操蓋以此覘孫權而觀其所以應之

權召羣僚會

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

吳夫人權母也

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

土開境遂據荆揚傳業延祚九百餘年

周成王封熊繹於楚以子男之

田國於丹陽漢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浸強至若敖蚡冒封畛於汝武王文王奄有江漢之間莊王以後與中國爭盟威王破越至于南海及秦而滅凡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

之衆

父謂孫堅兄謂孫策六郡會稽吳丹陽豫章廬陵廬江也

兵精糧多將士用命

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逼迫而

欲送質

質音致下同

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

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戾

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建安

十三年操自荊州東下約孫權會獵時周瑜未至
魯肅說權其意亦與此同從才用翻乘絕證翻不如

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

晚若圖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

此數語所謂相時而動也

然瑜之言不悖於大義魯肅
呂蒙輩不能及也焉於虔翻

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

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

周瑜字公瑾孫策字伯符瑾渠各翻

我視之如

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

考異曰魏志武紀作三月今從范書袁紹傳又魏志紹

傳云譚尚與太祖相拒黎陽自二月至九月當云自九月至二月

與袁譚袁尚戰於城

下譚尚敗走還鄴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

考異曰范書紹傳

曰尚逆擊破操軍今從魏志紹傳

予謂此諸葛孔明所謂偏于黎陽時也必有破操軍事魏人諱而不書耳

諸將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

適丁歷

翻主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

謂辛評郭圖等附譚審配等附尚也

急之

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

荊州劉表

以待其變

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留其

將賈信屯黎陽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

敗

鎧可亥翻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

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

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

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尚戰于門外鄴城門外也譚敗

引兵還南皮南皮縣屬勃海郡賢曰今滄州縣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宋白曰縣道記云景

州之南皮在郡東六十里南皮縣北有迎河河之北有故皮城是後漢勃海郡所理與郡理城南北非遠中隔

迎河故漬別駕北海王修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漢青州刺史治臨菑

譚欲更還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

其右手斷丁曰我必勝其可乎夫弃兄弟而不親天下

管翻

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

聽也

間古莧翻
塞悉則翻

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

橫行於天下譚不從譚將劉詢起兵潞陰以叛譚

潞陰縣屬

平原郡應劭曰潞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賢曰縣在潞
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師古曰潞音他答翻

諸城皆應之譚歎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王修

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

統果弃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

安太守

漢末樂安
國除為郡

秋八月操擊劉表軍于西平

西平縣屬

汝南郡從郭嘉之謀也

袁尚自將攻袁譚大破之

將即亮翻

譚奔平

原嬰城固守

前書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

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

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讐言國

左傳

公山不狃之言難乃旦翻

交絕不出惡聲

史記樂毅答燕惠王書之言

況忘先人

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

表與袁紹

同盟好呼到翻遺于季翻下同

若冀州有不弟之傲

左傳曰段不弟書曰象傲尚據冀州

故稱之

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

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又與尚書曰金木水火以剛

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

金能勝木然執柯伐柯非木無以成金斷

削之利水能勝火然水在火上非火無以成水烹飪之功此類非一可以槩推也

青州天性峭

急

峭七策翻譚據青州故稱之

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

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

卒子恤翻

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胡

夷將有譏誚之言

誚才策翻

况我同盟復能勦力為君之役

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

淳于髡說齊威

王曰韓盧者天下之狡犬也東郭饒者天下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饒騰山者五環山者三兔極於前犬疲於

後犬兔俱疲各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無勞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頻兵散衆恐秦楚乘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譚尚皆不從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意羣下多以

為劉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

謂能為曹操患也難乃旦翻

今

兄弟遘惡

遘當作構或曰遘遇也謂以惡相遇也

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

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

謂譚尚若并於一則能專力以禦操其勢難圖

及其亂

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後數日操更

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敝辛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

郭嘉

語牛倨翻

嘉白操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

不讀

曰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執耳袁氏本

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

能間工莫翻言袁氏兄弟相攻其初計不謂他人能
乘其間乃謂并青冀為一則可乘執以定天下耳 今

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

言其執窮

顯甫見顯思困而不

能取

譚字顯思尚字顯甫

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

謂逢

紀田豐等死也

兄弟讒閹

閹，瞽瞍也。翻閹，閹也。戾也。

國分為二連年戰伐介

胄生蟻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

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今往

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

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敝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

秋葉易隕况遇迅風乎

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

豐樂

樂音洛

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

見尚書孔安國註曰亂則

取之有亡形則侮之

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

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

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

歲熟曰登

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

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

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

觀毗之言非為譚請救也勸操以取河北也

操曰善乃許譚平冬十月操至

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

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為子整

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

操本有伐尚因而取譚之心况復有誘曠翔之事乎聘其

女為子婦以安之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復扶人翻下同為于偽翻

孫權西伐黃祖

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

丹陽豫章廬陵皆有山越

權還過

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呂範平鄱陽會稽

呂範傳止云鄱陽孫權傳則有

會稽二字以地里攷之會稽二字衍

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

晉志及宋志鄱陽郡

有樂安縣吳立建安十五年孫權始分豫章立鄱陽郡盪寇中郎將權所置也

建昌都尉太史

慈領海昏

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立建昌縣屬豫章郡孫策分海昏建昌六縣以太史慈為建昌

都尉治海昏

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

長劇艱也甚也言其地當山越之要最為艱劇之甚者也

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

興南平民作亂聚衆各萬餘人

建安本治縣地會稽南部都尉治焉建安中分

東侯官置建安縣用漢年號也今建寧府地漢興縣沈約曰漢末立吳更名吳興南平縣亦漢末立晉武平吳

改曰延平今南劍州地時皆屬南部都尉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皆

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

會工外翻復如字料

音聊校戶教翻

九年春正月曹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

袁尚在鄴

操將攻之故通糧道班志曰淇水至黎陽入河曹操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水經注曰淇

水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

二月袁尚復攻袁譚於平原

復扶又翻

留其將

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洹水

水經洹水出上黨洺氏縣東過隆慮縣北

又東北出山徑鄴縣南洹于元翻又音桓

蘇由欲為內應謀泄出奔操操進

至鄴為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長尹楷屯毛城以通

上黨糧道

武安縣屬魏郡唐洛州地長知兩翻下同

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

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又擊尚將沮鵠於邯鄲拔之

裴松之曰

沮音蒞河朔間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沮子余翻邯鄲音寒丹

易陽令韓範涉長梁

歧皆舉縣降

易陽縣屬趙國涉縣蓋漢末分上黨之路縣置魏後置廣平郡二縣皆屬焉北齊廢

涉縣入刈陵縣隋唐復置涉縣宋白曰涉縣因縣南涉河為名磁州昭義縣理故涉城永泰元年改名昭義

徐晃言于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

賞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侯黑山賊

帥張燕遣使求助操拜平北將軍晉志曰四平止于喪亂時以河北未平授

以此號及晉以後征鎮安五月操毀土山地道鑿塹圍

城周回四十里土山地道急攻也知非急攻可拔故鑿塹圍城絕其內外以久困之塹七絕翻

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笈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

廣深二丈廣古曠翻深悉禁翻度之廣深也後放此引漳水以灌之水經注漳水過

鄴縣西魏武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

還救鄴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李孚

入城孚斫問事杖繫著馬邊

問事卒也主行杖猶伍伯之類問事杖問事所執杖

也著直略翻

自著平上幘

幘有顏題其顏却擦施巾連題却覆之平上幘者其上平也晉志引

漢注曰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冠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文吏服介幘武吏服平上幘著涉略翻

將三騎投暮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園循表而東

表園城所

立標表也騎奇寄翻

步步呵責守園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

營前至南園當章門

鄴城有七門正南曰章門亦曰中陽門

復責怒守園

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

引孚得入

不先經操營前則守圍者必疑不可得而收縛圍亦不可開矣孚之來也其定計固指從

章門入也復扶又翻下同

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

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

操知其復出非不欲嚴為之防也審

孚所以得入之由服其多智有不可得而防者也

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

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

幡從三門並出降

鄴城南面三門曰鳳陽門中陽門廣陽門簡別彼列翻降戶江翻下同

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

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

兵法曰歸師勿遏操

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

從大道來

則人懷救根本不顧勝敗有必死之志循山而來則其戰可前可卻人有依險自全之心無同力致命之意操所以料尚者如此兵法所謂觀敵之動者也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

鄴十七里臨滏水為營

郡國志鄴有滏水左思魏都賦曰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注云

鄴北有滏水水熱故名滏口

夜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

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

曲漳為營

賢曰漳水之曲也

操遂圍之未合尚患遣使求降操

不聽圍之益急尚夜遁保祁山

陳壽魏武紀作祁山袁紹傳作濫口范史袁紹

傳作藍口賢注曰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嵯山與鄴相近
蓋藍山之口考異曰魏志紹傳還走濫口范書作藍

口今從操復進圍之復扶尚將馬延張顗等臨陳降衆

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陳讀曰陣重直用翻得尚印綬節鉞

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沮在呂翻審配令士卒曰堅守

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幽州謂何憂無主配以此安衆心可謂

忠勇矣操出行圍巡行長圍也行下更翻配伏弩射之幾中射而亦翻幾居

希翻中配兄子榮為東門校尉鄴城東門曰建春門七門之名蓋皆石氏所命

也竹仲翻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內操兵內讀配拒戰城中操兵

生獲之辛評家繫鄴獄辛毗馳往欲解之已悉為配所

殺操兵縛配詣帳下毗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

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

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

言殺生由曹操不由辛毗

有頃操引

見謂配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猶恨其少

謂射操不中也少詩沼翻

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

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

撓奴教翻曲也

而辛毗等號哭不已

號戶翻遂斬之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

曰正南

審配字正南

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

為忠臣雖死豈羨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

我君在北也

袁紹下士能盡死以效節者審配一人而已我君在北謂袁尚已北奔也

操乃

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

絮稟食之

勞力到翻繒慈陵翻食讀曰飢

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

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

輯猶集也集成也觀紹此言則起兵之時固無

勤王之心而有割據之志矣

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

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

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詔以操

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

當時政自操出領則真領而讓非真讓也

初袁尚遣

從事安平牽招至上黨督軍糧

牽姓招名

未還尚走中山招

說高幹以并州迎尚并力觀變

說翰尚翻

幹不從招乃東詣

曹操操復以為冀州從事又辟崔琰為別駕操謂琰曰

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

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

左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于

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相征討杜預注曰尋用也

以

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

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

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

此操之所以重崔琰而亦不能

不害崔琰也

許攸恃功驕嫚

鳥巢之提計出于攸故恃其功

嘗於衆坐呼操

小字曰某甲

裴松之曰操一名吉利小字阿瞞曰某甲者史隱其辭坐徂卧翻

卿非我

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

樂音洛

後竟殺

之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

晉天文志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天之

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字蒲內翻

高幹以并州降操復以幹為并

州刺史

為幹復叛張本降戶江翻復扶入翻

曹操之圍鄴也袁譚復背

之復扶又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袁尚於中山尚

敗走故安

故安縣屬涿郡賢曰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

從袁熙譚悉收其衆

還屯龍湊操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

討袁尚破走操於是始討譚

十二月操軍其門譚拔平原走保南皮

臨清河而屯

水經清河過南皮縣西

操入平原略定諸縣

曹操

表公孫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

永寧也

王于况翻

藏印綬於武庫

遼東郡之武庫也

是歲度卒子康

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其弟恭操以牽招嘗為袁氏領烏

桓牽姓招名袁紹先嘗辟招為督軍從事兼領烏桓突騎

遣詣柳城撫慰烏桓值

峭王嚴五千騎欲助袁譚又公孫康遣使韓忠假峭王

單于印綬峭王大會羣長

烏桓部落各有君長峭七笑翻使䟽吏翻長知兩翻

忠

亦在坐

坐才卧翻下同

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

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

持印綬來

復扶又翻

如此誰當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

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

違異也背也錯乖也

曹公代之言當

白天子更假真單于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

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餘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

濊音穢貊

莫百翻

當今之執彊者為右曹操何得獨為是也招

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

孔安國尚書注曰允信也

翼戴天子伐叛柔

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

嚚魚巾翻左傳曰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今恃險

遠背違王命

背蒲妹翻

欲擅拜假侮弄神器

威福帝王之神器

方當

屠勑何敢慢易咎毀大人

大人謂曹公易音以豉翻

便捉忠頭頓築

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

怖普布翻

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

失色招乃還坐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

席跪伏敬受敕教

敕戒也為于偽翻

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

丹陽大都督媯覽郡丞戴負殺太守孫翊將軍孫河

屯京城馳赴宛陵

京城即漢吳郡丹徒縣也孫權自吳徙居之命曰京城亦曰京口予謂此

京取爾雅丘絕高曰京之義宛陵丹陽郡治所媯覽戴負盛憲之黨也媯俱為翻姓也舜居媯汭其後因為

氏負音云覽負復殺之

復扶又翻

遣人迎揚州刺史劉馥

馥曹操所用也

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

歷陽與丹陽隔江使馥來屯以為聲援

覽入居軍

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給之曰乞須晦日

月終為晦陰之

盡也給蕩亥翻

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潜使所親語

翊親近舊將孫高嬰等與共圖覽

語牛倨翻

高嬰涕泣許

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

侍養謂侍翊左右而

厚蒙給養者

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

浴言笑懼悅大小悽愴

悽悲也痛也愴傷也音初亮翻

怪其如此覽密

覘無復疑意

覘丑廉翻又丑艷翻復扶又翻

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

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

呼火故翻

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負徐氏乃還綰

綰復著綰綰也

奉覽負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

亂從椒丘還

椒丘在豫章

至丹陽悉族誅覽負餘黨擢高嬰

為牙門

牙門將也

其餘賞賜有差河子韶年十七收河餘衆

屯京城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

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

謹許元翻

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

明日見韶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

史言孫權能用人以保江東射而亦翻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

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

純仁之弟也縣讀曰懸

難以持久若

進不能克退必喪威

喪息浪翻

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

桴音膚

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

今城中彊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

信者宣傳明教

降戶江翻

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

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

李孚小才也挾才以求操知非懷才以待聘者也

于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

郭圖審配各有黨附交關譚尚使尋干戈以貽曹氏之驅

除譚尚既敗二人亦誅禍福之報為不爽矣

索譚使王修運糧於樂安聞譚

急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

焉歸

號戶刀翻焉於虔翻

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尸操許之復使修

還樂安督軍糧譚所部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管統不

下操命修取統首

使還運糧就取統首也

修以統亡國忠臣解其

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辟修為司空掾郭嘉說曹多辟

青冀幽并名士以為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

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

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

說翰內翻下同數所具翻

為于偽翻下同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

案文選琳為紹檄豫州蓋

帝都許許屬潁川郡豫州部屬也故選專以檄豫州為言琳檄略曰操祖父騰與左館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

橫傷化害人父嵩乞匄攜養因臧買位竊盜鼎司操奸閹遺醜僞傑鋒俠好亂樂禍又數其殘賢害善專制朝政發掘墳陵之罪文多不載

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

室

漢公府有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書記

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

先悉薦翻郡

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操辟放參司空軍事

為劉放因此管魏橫

密以亂魏張本

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

桓

遼西烏桓其酋曰蹋頓

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

背袁向曹

長知兩翻背蒲妹翻

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

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軟

軟色洽翻

別駕代郡韓珩曰

珩音

行
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

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

坐徂
卧翻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

卒珩志以厲事君

卒子
恤翻

乃捨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為

列侯

降戶
江翻

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

帥所
類翻

封安國亭侯

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及

涿郡太守三郡烏桓攻鮮于輔於獷平

三郡烏桓遼西
蹋頓遼東蘇僕

延右北平烏延也獷平縣屬漁陽郡服
虔曰獷音鞏師古曰音九勇翻又音鑛

秋八月操討犢

等斬之乃渡潞水救獷平烏桓走出塞 冬十月高幹

聞操討烏桓復以并州叛又復扶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

關口賢曰潞州上黨縣有壺山口因其險而置關焉二漢志壺關縣屬上黨郡操遣其將樂

進李典擊之河內張晟衆萬餘人寇崤澠間晟成正翻澠彌亮翻

弘農張琰起兵以應之河東太守王邑被徵被皮義翻郡掾

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掾俞綽翻

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曹操

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散澠南通劉

表固等因之將為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

高幹據并

州馬騰韓遂等據關中往來交通皆由河東故曰要地

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

于為

偽或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

漢末分金城置西平郡

勇足以當難

難乃旦翻下同

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鍾繇促王

邑交符

交郡符也

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

河北縣屬河東郡宋

白曰陝州平陸縣本漢大陽縣地後漢改為河北縣

衛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

水經注河水東過陝縣北河北對茅城謂之茅津亦謂之陝津陝式冉翻

杜畿至數月不得

渡操遣夏侯惇討固等未至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

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

固等執專討之不勝為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

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

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

斷丁亂翻

必

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郾津

度

水經注河水東逕湖縣故城北又東合柏谷水又東右合門水河水於此有郾津之名郾音實

范先

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

十餘人畿舉動自若于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

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

而已

仰牛
向翻

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

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

既以為都督又令行郡丞事
又領功曹也都督掌兵丞貳

太守於郡事無所不開功曹掌
選署功勞陽以郡權悉與之也

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

范先督之

將即亮翻
校戶教翻

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

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今大發兵衆情必擾不如徐以

貲募兵固以為然從之得兵甚少

以貲募兵則郡計不
足以繼故得兵甚少

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

掾俞
絹翻

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

惡鳥路翻

又從之於是善人

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會白騎攻東垣

白騎

張白騎之衆相聚為賊者也垣縣屬河東郡東字衍續漢志垣縣注云山在東狀如垣蓋此時已有東垣之名

寄奇翻

高幹入濩澤

濩澤縣屬河東郡賢曰今澤州縣師古曰濩音烏毓翻

畿知諸

縣附已乃出單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

將即亮翻堅壁壁壘之最

堅者吏民多舉城助畿者

舉城謂舉屬縣城也

比數十日

比必寐翻

得四

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

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徵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

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餘黨與皆赦之於是杜畿治

河東務崇寬惠

治音直之翻

民有辭訟畿為陳義理遣歸諦

思之

為音于偽翻諦音丁計翻審也

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

課畜牧百姓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

校戶教翻

舉孝弟

弟讀曰悌

修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

最

為曹操因河東資實以平關中張本杜畿之子為杜恕起之子為杜預其守河東觀其方略固未易才也

予竊謂杜氏仕于魏晉累世貴盛必有家傳史因而書之固有過其實者

秘書監侍中荀

悅

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秩六百石

作申鑒五篇奏之悅爽之兄子也

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己

言恭己南面而已政事無所預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

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後世遂以政在強臣已無所預為恭己舜之恭己果如是哉

悅志在

獻替

獻可替否

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畧曰為政之術

先屏四患

屏必郢翻

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

制

壞音怪敗補邁翻

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

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

好呼到翻惡烏路翻

宣文教以章

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

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

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

此說萬世不可易也樂音洛

善惡要

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

書云無稽之言勿聽

聽言責事舉名察實

無或詐偽以蕩衆心

蕩謂動之也詐偽動之則人之心亦必動於詐偽以應其上

故

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

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

化其形也

桎之日翻桔工沃翻撲普卜翻

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

小人之域

推吐雷翻

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

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

國語管仲相齊桓公
作內政以寄軍令

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

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
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
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
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
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

內平矣

荀悅申鑒其立論精切關於國家興亡之大致
過於或攸至于揣摩天下之執應敵設變以制

一時之勝悅未必能也曹操奸雄親信或攸而悅乃在
天子左右悅非比於或攸而操不之忌蓋知悅但能持

論其才必不能辦也嗚呼東都之李荀淑以名德稱而
或攸以智略濟荀悅蓋得其祖父之彷彿耳其才不足
以用世其言僅見于此書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尚論其
世深味其言則知悅之忠于漢室而有補于天下國家
也
蠲吉

左翻

資治通鑑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十一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六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七

起柔兆閹茂盡著
雍困敦凡三年

孝獻皇帝庚

建安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晉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一曰

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
七曰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字蒲內翻

曹

操自將擊高幹

將即亮翻

留其世子丕守鄴使別駕從事崔

琰傳之操圍壺關三月壺關降

降戶江翻

高幹自入匈奴求

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

騎奇寄翻欲奔劉表也

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

上洛縣前漢屬弘農後漢屬京兆峽關在縣西北故置都尉劉

昫曰言縣在洛水上故以為名

并州悉平曹操使陳郡梁習以別部

司馬領并州刺史時荒亂之餘胡狄雄張

張知亮翻

吏民亡

叛入其部落

南匈奴部落皆在并州界

兵家擁衆各為寇害

謂諸豪右擁衆

自保者

習到官誘喻招納

誘音酉

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

使詣幕府豪右已盡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

言其以義從軍也從

才用

又因大軍出征令諸將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

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

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

名王即匈奴

奴諸部王也降

服事供職同於編戶

編聯次也編于民籍故曰編戶

邊

戶江翻稽音啓

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

令之則行禁之則止

長老

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如習者

長知兩翻

習乃貢達

名士避地州界者河內常林楊俊王象荀緯及太原王

凌之徒操悉以為縣長

緯于貴翻長知兩翻

後皆顯名於世初山

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過高幹

仲長複姓
過工永翻

幹善遇之訪

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材好士而不能擇

人好呼
到翻

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

自以為
多才也

不悅統言

統遂去之幹死荀彧舉統為尚書郎

百官志尚書侍郎
三十六人四百石

一曹六人主作文書起草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
署諸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

稱侍
郎

著論曰昌言

孔安國曰昌當
也當理之言

其言治亂略曰豪桀

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

治直吏翻
分扶問翻

無天下

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

角競
也校

也形不堪復伉

復扶又翻伉口浪翻敵也

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

頸就我之銜絀耳

賢曰銜勒也絀羈也絀息列翻

及繼體之時豪傑之

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

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周孔數

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

賁音奔

彼

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

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

左傳泄冶曰公卿宣淫民無効

焉杜預曰宣示也

上下同惡荒廢庶政弃忘人物信任親愛者

盡佞諂容說之人也

說讀曰悅

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

家也遂至焚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
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
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于運
徙執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

沈持林翻

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

左傳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

天

道常然之大數也

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雍州刺

史邯鄲商

興平元年分涼州河西四郡置雍州雍於用翻

州兵討誅之猛與之

子也 八月曹操東討海賊管承至淳于

淳于縣屬北海國賢曰故

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

遣將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 昌

稀復叛操遣于禁討斬之

稀許豈翻人音希稀降見上卷建安六年復扶入翻

是歲立故琅邪王容子熙為琅邪王齊北海阜陵下邳

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除

容光武帝子琅邪孝王京之雲孫也容薨國絕今

復立其子齊光武兄武王縝之後北海縝少子靖王興之後阜陵光武子質王延之後下邳明帝子惠王衍之後常山明帝子頃王昞之後甘陵章帝子清河孝王慶之後濟陰明帝子悼王長薨而無子國除久矣據范史當是濟北章帝子惠王壽之後亦以是年國除平原和帝子懷王勝始封薨而無子以河間王開子翼繼之翼

廢為蠡吾侯子志立為桓帝復以帝兄碩為平原王奉翼後至是國亦除八國皆除而獨立熙繼琅邪者容先遣弟邈至長安貢獻操時在東郡邈盛稱其忠誠操以此德容故為容立後除八國者漸以弱漢宗室也濟子禮翻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

酋豪為單于

酋慈由翻

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

妻七細翻

遼西烏

桓蹋頓尤彊

蹋徒臘翻

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

寇

數所角翻

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州渠

以通運

操紀云鑿渠自呼沱入泚水名平虜渠又從洶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派音洶洶音

句賢曰呼沱河舊在饒陽南至曹操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說文泚水出雁門後

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注洶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西北流過平谷縣而東南流又南流入於潞河又東合泉州渠口曹操所鑿也渠東至海陽縣樂安亭南與濡水合而入于海泉州平谷二縣皆屬漁陽郡賢曰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海陽縣屬遼西郡後相維翻

孫權擊山賊麻保二屯

平之

水經注江水過陸口而東左得麻屯口南直蒲圻洲水北入百有餘里吳所屯也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淳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臣

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

九域志鄭州有

萬歲亭或所封也

三月增封彧千戶又欲授以三公彧使荀攸

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

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

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

說輪
芮翻

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

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

擊之可破滅也

卒讀
曰猝

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

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

施式
鼓翻

舍而南征

舍
讀

曰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

言欲為其主致死
而留滯不得逞者

胡

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

覬音冀
覦音俞

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

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

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

易縣前漢屬涿郡後漢省宋白曰漢易縣故城在今涿州

歸義縣東南十五里大易故城是

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

多難以趨利

重直用翻下同趨七喻翻

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

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

終

疇係無終見六十卷初元四年數所角翻

又即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

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邢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

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

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

顯魚容翻顯從疇游積五年乃歸先

悉荐疇曰邢顒天民之先覺者也

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此以道自任

者也若邢顒之操以顒為冀州從事疇忿烏桓多殺其

本郡冠蓋

謂郡中名勝之士

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遣使辟疇

疇戒其門下趣治嚴

趣讀曰促嚴即裝也自東都避明帝諱改裝曰嚴後遂因之

門

人皆曰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

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

使疏吏翻下同

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

遂隨使者到軍拜為修令

修縣前漢屬信都後漢屬勃海顯師古曰修音條

隨

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滂下

滂汪胡翻

寧滯不通虜

亦遮守蹊要

蹊徑路也蹊要徑路要處也寧乃定翻

軍不得進操患之以

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

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

城前漢右北平郡治平岡縣後漢省平岡縣改治土垠縣垠音銀賢曰土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水經注曰

自無終東出盧龍塞又東越青陁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岡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故

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山望柳城也自建武以來陷

壞斷絕垂二百載

載子亥翻

而尚有微逕可從今虜將以大

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

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損

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

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

復扶又翻

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

騎奇寄翻

操令疇將其衆為

鄉導

將即亮翻鄉讀曰嚮

上徐無山

史記正義徐無山在右北平徐無縣西北徐無山即田疇

所保

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厯平崗涉鮮卑庭

白檀

縣屬右北平郡宋白曰白檀故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此時鮮卑庭已在右北平郡界蓋慕容廆之先也塹七艷

翻

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及遼

西單于樓班

樓班丘力居之子也

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

右北平單

于曰烏延能臣抵之或者烏延之異名歟

將數萬騎迎軍八月操登白狼山

水經注白狼山在右北平石城縣西烏桓傳逆戰于凡城則白狼山蓋在凡城

卒與虜遇

卒讀曰猝

衆甚盛操車重在後

車重即輜重重直用翻

被甲者少左右皆懼

被皮義翻少詩沼翻

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

前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

萬口

降戶江翻

遼東單于速僕丸

速僕丸即蘇僕延語有輕重耳

與尚熙奔

遼東太守公孫康其衆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
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
城還公孫康欲取尚熙以為功乃先置精勇于廐中然
後請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尚熙并速僕
丸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
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
臬尚首臬古堯翻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
牽招先為袁氏從事故祭哭之操義之舉為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

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

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

科條也問前諫者科具其姓名也

衆莫知其

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垂危以徵倖

徵堅堯翻

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

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鵠尾

蔡邕曰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鵠尾之次陳卓曰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謂之鵠尾於辰在巳

乙巳黃巾殺濟南王贊

賢曰贊河間孝王開五代孫靈帝立其父康為濟南王以奉孝

仁皇祀濟子理
翻贊於倫翻

十一月曹操至易水烏桓單于代郡

普富盧上郡那樓皆來賀師還論功行賞

還從宣翻又如字

以

五百戶封田疇為亭侯疇曰吾始為劉公報仇率衆遁

逃

事見六十卷初平四年為于偽翻

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志也固

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

不奪其志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操之

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

說輸為翻

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

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

猶言大機會也

備曰今天下

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

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豪傑之言故自與常人不同

是歲孫權西擊

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

以後事而卒

屬之欲翻
卒子恤翻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

中亮從父玄為豫章太守將亮之官會漢朝以朱皓代

玄玄與亮往依劉表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

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按東坡詩萬山西北

古隆中也故其萬山詩云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

云古隆中萬
樹桑柘美

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

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

崔烈事靈帝
以入錢為公

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

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

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諸葛亮字孔明龐統字士元龐皮江翻

徐庶見

備於新野備器之

物之有用者謂之器器之者器重之也重其才之足以用世也

庶謂

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

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

由是詣亮

備以梟雄之才聞徐庶一言三枉駕以見孔明此必庶之材器有以取重于備備遂信之

也庶自辭備歸操之後寂無所聞今觀其捨舊從新之言贊天地而無愧則其人從可知矣

凡三往

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

信大義于天下

屏必郢翻度徒洛翻量音良信讀曰申

而智術淺短遂用

猖蹶

猖披猖蹶顛蹶

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

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

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

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

海

謂自桂陽蒼梧跨有交州則利盡南海也

東連吳會

吳會者言吳為東南一都會也

西通

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

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

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張松法正之徒雖未

與亮交際亮固逆知之矣將軍既帝室之胄

胄裔也

信義著於四海若

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

好呼到翻下同

內修

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所謂俊傑者量時審勢規

畫定于胸中儻非其人未易與之言也治直吏翻

備曰善于是與亮情好日密

好呼到翻

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

水也

魚有水則生無水則死

願諸君勿復言

復扶又翻

羽飛乃止司馬

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

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

觀孔明獨拜德公於

牀下孔明所以事德公者為何如邪德公初不令止德公所以自居者為何如邪德公于是不可及矣

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

從才用翻少詩治翻

惟德公與徽

重之德公嘗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鑑

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

司馬徽字德操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溫辟曹操子丕操表溫辟臣子

弟選舉故不以實策免之

操以溫辟其子怒而免之駕言選舉不以實耳考異曰

獻帝起居注在十五年范書帝紀在十三年按是年罷三公官溫不至十五年也

曹操還鄴

作玄武池以肄舟師

鄴城有玄武苑操鑿池其中肄以四翻習也

初巴郡

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

寧走荊州事見六十一卷興平元年

表儒人

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其

禍聚而不用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

應劭曰沔水自江夏別至南郡華容

為夏水過江夏郡而入于江蓋指夏水入江之地為夏口庾仲雍曰夏口一曰沔口或曰魯口水經注曰沔水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然則曰夏口以夏水得名曰沔口以沔水得名曰魯口以魯山得名實一處也其地在江北自孫權置夏口督屯江南今鄂州治是也故何尚之云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賢注亦謂夏口成在今鄂州于是相承以鄂州為夏口而江北之夏口晦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

年祖以凡人畜之

畜許六翻養也

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

凌操將兵急追之

姓譚衛康叔支子為周凌人子孫以為氏

寧善射將兵在

後射殺操

射殺之射而亦翻

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

祖都督蘇飛數薦寧

數所角翻

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

白祖以寧為邾長

邾縣屬江夏郡地道記曰楚滅邾徙其君於此賢曰邾故城在今復州竟

陵縣東飛蓋開其奔吳之路也長知兩翻宋白曰黃州漢邾縣也

寧遂亡奔孫權

異曰考

吳志孫權傳建安八年十二年皆嘗討黃祖凌統傳父操死時統年十五攝父兵後擊麻保屯刺殺陳勤按周瑜孫瑜傳以十一年擊麻保屯則操死似在八年然後五年寧乃奔權似晚今無年月可據追言之

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

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

執也

謂在吳之西據上流之形執

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

言又

弱於表也

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

言若

不先圖劉表必為操所圖也後戶遘翻

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

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

修

頓壞也左傳甲兵不頓頓讀曰鈍

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令往其

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

楚關扞關也蜀伐楚楚為扞關以拒

之故曰楚關

大執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

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

坐徂卧翻難乃旦翻業業危懼之意

若軍果行恐

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

亂奚以希慕古人乎

言固有攸當者張昭不得以彊辭距也守式又翻

權舉酒

屬寧曰興霸

甘寧字興霸屬之欲翻

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

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

之言乎

昭為權長史權之此言既以樊甘寧之氣又以全張昭之體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

扞牧圉長知兩翻

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

釋名曰船狹而長曰蒙衝以衝

突敵船

挾守沔口以楫間大紂繫石為碇

楫間棹櫓也郭璞曰落穫也中

作器索拊卑盈翻絀音薛長繩也叮丁定翻錘舟石

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

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

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

將即亮翻被皮義翻方言南楚江相凡船

大者謂之舸小者謂之艇舸嘉我翻

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絀

斷丁管翻

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

北都尉呂蒙

蒙自別部司馬以功為平北都尉

勒前鋒親梟就首

梟堅亮翻

于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

傳讀曰附

盡銳攻之遂屠

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

挺拔也

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

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

盛時征翻

權為諸將置酒甘寧下

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

舊恩謂薦而不
用又開之使奔

吳也為于
偽翻下同

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

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

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

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

亡謂
亡走

若爾

爾猶言
如此也

寧頭

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
命統不得讐言之令寧將兵屯於他所 夏六月罷三公

官復置丞相御史大夫

漢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哀帝元壽二年以大司馬

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中興以來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今復置丞相御史而操自為丞相事權出于一矣

癸巳以曹操為丞相操以冀州別駕從事崔琰為丞相

西曹掾司空東曹掾陳留毛玠為丞相東曹掾元城令

河內司馬朗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冀州主簿盧毓為

法曹議令史

別駕從事州牧行部則奉引錄衆事漢制公府西曹掾主府史署用東曹掾主二千

石長吏遷除及軍吏黃閣主簿錄省衆事文學掾漢郡曹有之操於公府創置也法曹主郵驛科程事時公府

諸曹皆置議令史元城縣屬魏郡

毓植之子也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

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

進拔敦實斥華僞進冲遜抑阿黨

行下孟翻冲謙虛也和也

由是天

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

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

行

長知兩翻朝直遙翻

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

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

復扶又翻

司馬懿少聰達多

大略

少詩照翻

崔琰謂其兄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

斷丁

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

痺必至濕病也

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

司馬懿始此

操使張遼屯長社臨

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

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

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

將即亮翻

陳讀曰陣

有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遼在長社于禁屯潁

陰樂進屯陽翟三將任氣多共不協

共相與也

操使司空主

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

初前將軍馬

騰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

晉職官志曰四鎮通于柔遠蓋漢末

始置也。後以部曲相侵，更為讐敵。朝廷使司隸校尉鍾繇

涼州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將征荊州

使張既說騰，令釋部曲還朝。說輸騰許之，已而更猶豫。

既恐其為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侍直二千石郊迎，騰不

得已發東。發而東操表騰為衛尉。考異曰：典略曰：建安十五年徵騰為衛

尉按：張既傳：曹公將征荊州，令既說騰入朝，蓋三字誤為五耳。以其子超為偏將軍，統

其衆，悉徙其家屬詣鄴。為後十七年秋七月，曹操南

擊劉表。八月丁未，以光祿勳山陽郗慮為御史大夫。

郝丑脂翻姓譜
郝為高平望姓

壬子太中大夫孔融弃市融恃其才

望數戲侮曹操

數所角翻

發辭偏宕

賢曰偏邪跌宕不拘正理予謂此偏非邪之謂

言其論議抑揚有所偏重也宕徒浪翻過也

多致乖忤

忤五故翻

操以融名重天

下外相容忍而內甚嫌之融又上書宜準古王畿之制

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

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鄭玄曰畿限也千里寰內不以封建則操不可以居鄴矣故憚之

融與郝慮有隙慮承操風旨構成其罪令丞相軍謀祭

酒路粹

軍師祭酒軍謀祭酒皆操所置

奏融昔在北海

建安初融為北海相

見王

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

廷使疏吏翻

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

賢曰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禰乃禮

翻

更相贊揚

更工衡翻

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

復扶又翻

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

初京兆脂習與融善

脂姓也魏略脂習字元升後為中大夫

每戒融剛直

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

舉舍我死

孔融字文舉舍讀曰捨

吾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

而赦之初劉表二子琦琮

琦渠宜翻琮徂宗翻

表為琮娶其後

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

為于偽翻
惡烏路翻

表妻弟蔡

瑁

瑁莫報翻

外甥張允並得幸于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

音譽

余

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

高樓因令去梯

去羌呂翻

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

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

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

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為驪姬所
譖自縊而死重耳申生之弟懼

驪姬之譏出奔獻公卒後重耳入
是為文公遂為霸主重直龍翻

琦意感悟陰規出計

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

夏戶雅翻表

病甚琦歸省疾

省悉景翻

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

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

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

重直用翻

非孝敬

之道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

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

作難

難乃旦翻

會曹操軍至琦奔江南

按劉備敗于當陽濟沔與琦會然後俱到

夏口琦奔江南在劉琮降後史究其終言之

章陵太守蒯越

四親園廟在章陵時以為郡置

守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

降戶江翻下同

曰逆順有大

體強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

當如字言不敵也

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

考異曰范書陳志表傳皆云韓嵩亦說琮降按嵩時被囚必

不預謀

九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

節漢節也琮父表受

之於漢

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擾各貪王命以自

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

樊城在襄陽東

北臨漢水周大夫樊仲山南之邑也唐為襄州安養縣

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

遣所親問琮琮令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

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

語牛倨翻

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

劇甚也

引刀向忠曰今斷卿

頭

斷丁管翻

不足以解忿亦耻丈夫臨別復殺卿輩

復扶又翻

遣

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荆

州臨亡託我以孤遺

無父曰孤遺棄也言父母棄之而去故曰孤遺今人謂孤獨無所依

仰者為孤遺

背信自濟

背蒲妹翻

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

州乎備將其衆去過襄陽

將即亮翻過工禾翻下同

駐馬呼琮琮懼

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

去比到當陽

比必寐翻當陽縣屬南郡

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

重直

用翻兩

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

艘蘇刀翻

使會

音亮

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

江陵南郡治所

今雖擁大衆被

甲者少

被皮義翻少詩沼翻

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

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弃去

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

難乃旦翻

執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劉琮將王威說琮曰

說輪
芮翻

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

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

微一
遙翻

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

不納

使琮用威言
操其殆哉

操以江陵有軍實

軍實糧儲
器械之類

恐劉備

據之乃釋輜重

重直
用翻

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

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

當陽長坂在今荊門軍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荊州記云當陽縣東有櫟林長坂宋白曰漢當陽舊城在今縣北春秋傳楚伐麋穎容釋例曰麋當陽也孔穎達曰陂者曰坂陂彼寄翻又普羅翻李巡曰陂者謂高峯山坡

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拒後即古之殿也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瞋七人翻自此迄于梁陳士大夫率自謂曰身張飛字益德可來共決死操兵無

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擄之曰子龍不

弃我走也

擄讀與擲同
趙雲字子龍

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

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曹操進軍江

陵以劉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

人釋韓嵩之囚

囚韓嵩事見六十
三卷建安四年

待以交友之禮使條

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蒯越為光祿

勳劉先為尚書鄧羲為侍中荊州大將南陽文聘別屯

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

而已操濟漢

漢即沔也漢書地理志注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如淳

曰漢中人謂漢水為沔水師古曰漢上曰沔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漾漢其源出于今興元之西縣嶠冢山逕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是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徑階沔州與嘉陵水會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軍利劔閬果合與涪水會至渝州入江聘乃

詣操操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

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

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在已以至于此實懷悲慙無

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

歔音虛歔許既翻又音希

操為之愴然

偽為于翻

愴七亮翻

字謂之曰仲業

文聘字仲業

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使

統本兵為江夏太守初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

夫西平和洽

姓譜和本義和之以後一云卞和之後

以為冀州土平民彊英

桀所利不如荊州土險民弱易依倚也

易以鼓翻

遂從劉表

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

辟讀曰避

世之主不可黷近

近其靳翻

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

陵表辟南陽劉望之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

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

傳株戀翻

望之弟廩

謂望之曰

廩逸職翻又羊至翻

趙殺鳴犢仲尼回輪

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

至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

今兄既

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孟子曰柳下惠不

羞汙君不卑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則宜模範蠡遷化於外謂范蠡去越而扁舟

五湖卒居於陶隨其所遷而自為變化也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

從尋復見害

復扶又翻

廙犇揚州南陽韓暨避袁術之命徙

居山都山劉表又辟之遂遁居孱陵

山都山在南陽郡山都縣孱陵縣屬

武陵郡後劉備改曰公安賢曰孱陵故城在荊州公安縣西南孱士顏翻

表深恨之暨懼應

命除宜城長河東裴潛亦為表所禮重潛私謂王暢之

子粲及河內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

王于况翻

乃欲西

伯自處

處昌呂翻

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于是操以暨為

丞相士曹屬

丞相府有戶曹賊曹兵曹鎧曹士曹掾屬各一人兵鎧士三曹蓋操置也

潛參

丞相軍事

時方用兵故丞相府置參軍事職官分紀漢三公府有參軍事蓋亦謂此時所置耳洽

虞粲皆為掾屬

漢公府並有掾屬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曹比三百石其屬比二百石三公為

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魏晉置多者或數十人

芝為管令

管縣屬濟南郡應劭曰管音姦

考異曰粲傳曰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云云按操恐劉備據江陵至襄陽即過日行三百里引用名士皆至江陵後所為不得更置酒漢濱恐誤從人望也 冬十月癸未朔日有

食之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

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

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

謂有附琦

者有附

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

梟堅亮翻前書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

師古曰梟言最勇健也有隙謂備欲殺操不遂也

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

用也

惡烏路翻

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

好

好呼到翻

如有離違

離違言人有離心互相違異也

宜別圖之以濟大事

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

使撫表衆

勞力到翻說輸芮翻下同

同心一意共治曹操

治直之翻

備必

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

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

南郡

比必寐翻

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于當陽

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執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

州今欲何至

備先為豫州牧故以稱之

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

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

咸歸附之

曹操表權為討虜將軍故稱之

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

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

荊州

在西吳在東世業猶言世事也

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

為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

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

諸葛瑾字子瑜瑾渠各翻

避亂江

東為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

住止軍也水經注江

水過鄂縣北而東流右得樊口樊山下寒溪水所注也

陸游曰黃州與樊口正相對郡國志鄂縣屬江夏郡孫

策破黃祖於此改曰武昌今壽

昌軍是也通鑑以為孫權所改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

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

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

柴桑縣屬豫章郡晉置尋陽郡於江南即

此柴桑縣地也今江州德化

說權曰

說式芮翻

海內大亂將

縣西南九十里有柴桑山

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

芟夷大難畧已平矣

杜預曰芟刈也夷殺也芟所銜翻難乃旦翻下同

遂破荊

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

軍量力而處之

量音良處昌呂翻

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

衡衡以取平上下相當無所卑屈曰抗

不如蚤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

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

之計事急而不斷

斷丁亂翻

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

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

辱

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

况劉豫州王室之胄

胄系也

英才蓋世衆

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

之下乎

又復扶翻

權勃然曰

勃然作色愠怒也

吾不能舉全吳之地

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

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

難乃旦翻

亮曰豫州

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

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

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

不能穿魯縞者也

前書韓安國曰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注

曰鵠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
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

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

軍

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

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

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

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

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

荆謂備吳謂權鼎足之形謂三分天下也

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

遺權書曰

遺于季翻

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

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治直之翻

權以示臣

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
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
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
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杜佑曰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右有弩窻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疾乘人之所不及非戰之船也鬪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墻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幟旛金鼓此戰船也艦戶黯翻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

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

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更工肅追於

衡翻

宇下

韓詩曰屋窗為宇陸德明曰屋四垂為宇又隕下曰宇考工記曰宇欲卑

權知其意執

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

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

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

從事

下曹從事諸曹從事之最下者

乘犢車

晉志曰犢車牛車也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

愚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為常乘

從吏卒交游

士林

士林多士之林謂京邑大都四方賢士所聚也

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

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

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

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已受命出使蓋行未遠也使疏吏翻番

翻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相息亮翻將

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

兵精足用英雄樂業英雄之士猶樂其業言無他志也樂音洛當橫行天下

為漢家除殘去穢為于偽翻去羗呂翻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

請為將軍籌之為于偽翻下保為同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

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

舍讀曰捨

北人便於鞍馬南人便於舟楫言操舍長就所短

今又盛寒馬無藁草

說文曰禾莖為

藁音工老翻

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

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

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

前書地理志曰夏水過江夏郡入江

水水經注曰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亦沙羨縣治蓋齊

梁之魯山城今之漢陽軍即其地所謂漢口也祝穆曰

夏口一名魯口似指漢水之口然何尚之云夏口在荆

江之中正對沔口而章懷太子亦謂夏口成在鄂州故

唐史皆指鄂州為夏口蓋本在江北自孫權保為將軍

取對岸夏口之名以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

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

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

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

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

言欲斬之也復扶又翻

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

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

謂迎操之

議也懾之涉翻

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

已久疲

將即亮翻

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疑夫以

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

言新附之人心懷狐疑未能出死命而為之力戰也

衆數

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

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

秦松字文表元恐當作文

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

敬與孤同耳

魯肅字子敬

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

卒合

卒讀曰猝

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

程公程普也時江東諸將普年最長人皆呼程公

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

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

謂能辦操則誠為能決勝也

邈

逅不如意

不期而會曰邂逅謂兵之勝負或有不如本心之所期者也

便還就孤孤

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

力逆操

將即亮翻

以魯肅為贊軍校尉

使之贊軍謀因以為官稱

助畫方

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

邏郎佐翻巡也

吏

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

勞力到翻

瑜曰有軍任

不可得委署

委弃也署置也

儻能屈威

謂能自屈其威而來見

誠副其所

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

幾

舸古我翻幾居宜翻

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

少詩沼翻

瑜曰此自足

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

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

過音戈詩云不我過杜甫詩吟詩許

見過皆從平聲備深愧喜

愧者自愧呼肅之非喜者喜瑜之整也

進與操遇於赤

壁水經注江水自沙羨而東右逕赤壁山北郡縣志赤壁山在蒲圻西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即

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船處杜佑曰赤壁在鄂州蒲圻縣武昌志曰曹操自江陵追劉備至巴丘遂至赤壁遇周瑜兵大敗取華容道歸赤壁山在今嘉魚縣對江北之烏林巴丘今巴陵華容今石首也黃州赤壁非是今之華容縣則晉之安南縣也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

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

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

蒙衝鬪艦十艘

艘蘇曹翻船之總名

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

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

杜佑曰走舸船上立女牆置棹夫多

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

先以書遺

操遺于季翻

詐云欲降

降戶江翻下同

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

前著直畧翻

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

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

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項之烟炎張天

炎與燄同以贖

翻張知
亮翻

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

大震

雷盧對翻
疾擊鼓也

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

華容
縣屬

南郡從此道可至華容縣也杜佑曰古華容在竟陵郡監利縣

遇泥濘道不通

濘乃
定翻

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

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

羸倫
為翻

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

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

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

橫野大將軍光
武以命王常

折衝將軍

樂進守襄陽

折衝將
軍始此

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

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

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

先取夷陵則與益州為鄰故襲肅舉軍以降襲姓肅

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

橫野本將軍號以資序未至故

為中郎將

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

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于

周瑜諸將以為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

公績於江陵

凌統字公績

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久蒙

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于夷陵獲馬三

百匹而還于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

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

合肥曹操置楊州刺史治焉時刺史已移治壽

春考異曰魏志武紀十二月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

陵征備至巴丘遣張喜救合肥權聞喜至乃走公至赤

壁與備戰不利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備先破公軍然

後權攻合肥而北紀云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

不同吳志為是又陳矯傳云陳登為權所圍于匡奇令

矯求救於曹操而先賢行狀云登為策所圍按策始欲

攻登未濟江已為許貢客所殺吳書云權征合肥命張

昭別討匡奇於時陳矯已為曹仁長史又陳登年三十

六而卒必已不在不知此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不克古

登之被圍果在何時也

當塗縣也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

縣也

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

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

帥所類翻

備以諸

葛亮為軍師中郎將

軍師亦古將軍號曹操初置軍師祭酒而備置軍師中郎將皆以一

時軍事創置官名也然軍師祭酒止決軍謀中郎將則有兵柄亮後又進軍師將軍

使督零陵桂

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調徒弔翻

以偏將軍趙雲

領桂陽太守

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

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

荊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

復扶又翻

主簿楊修白操辟松操

不納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為後

十六年璋
迎備張本

習鑿齒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

公羊傳曰葵丘

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

於數十年之內而弃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曹操追念田疇功恨前聽其讓

事見上十二年

曰是成一人之

志而虧王法大制也乃復以前爵封疇

復扶又翻下同

疇上疏

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

司劾疇猶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下世子及

大臣博議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猶吉縣翻下遐稼翻

世子丕以疇同於子文

辭祿

國語闕旦曰楚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以令
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又復人

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
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
日矣我逃死

申胥逃賞

左傳吳破楚入郢申包胥如秦
乞師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

非逃富也

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秦師乃出大敗吳師楚子入于
郢賞申包胥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

何求遂
逃賞

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

以為可聽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使惇自以

其情喻之惇就疇宿而勸之疇揣知其指

揣初委翻

不復發

言惇臨去固邀疇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

謂不能為劉虞報讐

自竄於徐無山也

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

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

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

刎武粉翻

卒子恤翻

涕泣橫流惇具以荅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

議郎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司空掾邴原女早亡

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

未成人而死曰殤生未為

配偶而死合墓故曰非禮

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

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

公焉以為哉

馬於虔翻

操乃止

孫權使威武中郎將賀齊

虞預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安帝時為侍中避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氏

討丹陽黥歙

賊黥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厯山

魏氏春秋曰丹陽郡黥縣有林

厯山歙縣亦屬丹陽郡師古曰黥音伊歙音攝帥所類翻

四面壁立不可得攻軍住

經月齊陰募輕捷士於隱險處夜以鑊戈拓山潛上

上時

掌翻下同縣布以援下人

縣讀曰懸援于元翻引也

得上者百餘人令分

布四面鳴鼓角賊大驚守路者皆逆走還依衆大軍因

是得上大破之權乃分其地為新都郡

權分歙縣為徙新新定休陽黎

陽并黟為六縣置新都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新安郡唐睦州是也皇宗改徽州

以齊為太守

資治通鑑卷六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蔣大鎔